

霜天草木状

王太生

霜天，霜色迷蒙的天宇。这样的天气，不阴也不晴，不好也不坏，却又容易多愁善感。

这时候的山河草木，经过霜染之后，一半黄，一半青，就如同大地的起伏，一半山岳，一半河流。

青霜，岁月的味精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九月中。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”。撒一层薄薄的细盐，大地就有了咸的味道与寒的感觉。那些曾经湿漉漉的氤氲草木，开始白露为霜。

少年的青桐树，是站在一处老院子里的。青桐，不同于法国梧桐，树干青且直，是草木中的“土著”。霜蚀过的青桐，簌簌的树叶下面，掩着圆硬的青桐果，轮廓毛边的青桐黄叶，再经过阳光的过滤，手捏即破。

菊花初绽时的霜，又叫“菊花霜”。苏东坡诗云：“千树扫作一番黄，只有芙蓉独自芳。”只是现在菊花都搬到室内观赏，霜染的须瓣见得差不多了。我在黄山附近的山野，见到几丛野雏菊，秋霜凝结在菊叶上，寥寥数笔的写意风格，画过一个季节的疏疏痕迹。

老柿子树上的红柿子没几颗了，零星的叶子缀在枝上。父亲的柿子树，还是前几年，别人拆迁时丢下的，父亲小心地把它移栽在楼下的花圃里。老柿树挂果了，冷风中的红柿子，老熟、清冽，早已没有了三四月里的娇嫩青涩。“菊花霜”染过的草木，有菊的香味吗？我吃过一颗霜打的红柿子，是自然的熟与甜。

那棵千年银杏树上的金黄树叶，经过霜打，上面满是阳光的纹路。一阵西风劲吹，满世界翻飞的叶蝶。这一片扑朔迷离的金色，人立树下，宛若进入童话世界。叶落地上，轻盈无声，脚踩在上面，沙沙作响。

栎树的树叶，通体褐黄，开始大片大片地凋落。栎树叶，从天而降，它们在与空气的摩擦中，会有声响吗？一个冷雨霜天，我在苏州的穹窿山中，看到被雨水淋湿的栎树叶，贴在冷峻的山石上。

染霜的树叶，开始泛黄变红。每年这时候，朋友张大个子要去皖南拍枫叶。天不亮，他就扛着几十斤重的器材上山了。这时候，东方泛着鱼肚白，远处村庄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有一二缕炊烟飘荡。张大个子站在半山腰上，不停地拍，枫树杂叶掩映的粉墙黛瓦，色调渐渐稠厚起来，看着镜头中斑斓的村庄，张大个子兴奋得不停地打喷嚏。

朦胧的霜花，印在植物草叶上，几株老玉米烂在地里。霜打过的老玉米秆，有岁月的肃穆、沉静。那些曾经胞浆即破的嫩玉米，渐渐蒸脱去水分，风干成一颗颗，硬如粒石、有着浮雕手感的老玉米。我觉得，老玉米有禅，静谧地长在山野谷地，一粒一粒地排列在玉米棒上。玉米也长胡须，淡黄的胡须、樱红的胡须。玉米是雄性的谷物，美髯飘拂，像植物世界里的老僧。

霜打的青菜，愈发碧绿。寒冷的早晨，叶子上有一层薄薄的细晶粒。此时，田畴已然沉寂，高秆的植物，没几株了，一垄青菜，依然吐露生机。田垄边，两只竹箩筐，码着刚摘下的菜。青碧叶子，那若有若无的霜，簿簿施了一层粉黛。

收割后的稻田，稻子们早已颗粒归仓。散落下的稻草，遗留在稻田里，通体泛着金黄。干爽的稻草上沾一层淡淡的霜，几只麻雀在霜草上留下爪印子。稻草人，显然是按照一个人的意思设计的。稻草人头顶上有那个人的破帽子，穿着那个人的旧衣衫，留有那个人的汗味和体温。

霜，是一个敏感的物象。驿旅上，一个离家在外的人，无意中瞥见窗外植物草叶上的瑟瑟寒意，心底的乡愁便会弥散开来，就像我这样的中年人，一想到唐诗里，板桥上有霜，会变得多愁善感。

苏州城外的寒山寺，可以看中国最著名的人间霜月天。枫桥边，江枫渔火，月落乌啼，一个流浪诗人在寒冷夜晚，孤独难眠。其实，若干年前，我去过姑苏，游罢观前街、沧浪亭，唯独没有去寒山寺。少年心中是满满的阳光，怎么会想到有霜的地方？

一个从深秋清晨走来的人，凉风中，他这是挑着一担菜到集市去卖，头发、眉毛和胡须上，染上浓重的霜色。

霜天草木状，对应着人间的俗世表情。一个人的衣裳和神态有霜，说明他是个外表凝练，内心有沧桑故事的人。

薄薄的青霜，轻轻落在一枚金黄的梧桐树叶上，叶片印上一枚清晰的六角霜花。寒霜凝结在穰草上，如果有人去草垛搬草，穰草一动，窸窣窸窣，霜花顷刻间，破碎而散。



檐下岁月 杨慧涛 摄

桐城东大街

程向军

时常在冬天的夜晚，穿过东大街去自己的一间小工作室。一个人信步走在街道上，十分钟左右的行程，不经意间，一些在白天拥塞进大脑的纷扰慢慢化开，走着走着，不觉就释然了。是的，东大街就是这么神奇！

贯穿桐城老城区东部的东大街，完整时近一华里长。前些年城区改造，东大街长度缩小了不少。两边前店后坊式的民居，错落有致，以晚清到民国时期为多，大都是石砌的单台基，木构架屋身，砖砌墀头，两坡屋面。建筑形式以抬梁式最为普遍，多采用榫卯结合砖石的营造方法。昔日，东大街为桐城极为繁荣的商业街，诸如马氏济生堂、韩悦来杂货铺、方大顺米行、联园馆茶楼、留春堂章氏药房，都能在老街上找到痕迹，还有大批的染坊、布草店、裁缝店、豆腐坊林立两旁。作为古城东作门外的重要通行道路，从紫来桥开始，一直延伸到东边的枞阳东路，也是凭借这个水陆交汇的交通枢纽地位，造就了历史上繁华与热闹。

抖落历史的尘埃，今天的东大街在苍老的面容下不时闪现出时代的印记，蛛网一样的电线占据了行人的视野，那一根根细线，在天空上肆意纠缠穿越，从这根电线杆到那根电线杆，从这间房顶到那间房顶，有的顺檐而下直入民房，把现代化的各种电子信息传送进去，老旧的房子里不时传出电视、广播的声音，与老式摇椅的声音掺杂交融。漫步老街，脚下整齐排列的麻条石无疑是这里最打眼的景观，尤其是冬夜，鞋子蹂踏着光滑的麻石，脚步声回荡在老街上，愈显孤寂和清冷。有月色的夜晚，一弯残月斜挂天边，清辉笼罩老街，麻条石闪耀着清幽的光芒，映射出老街的沧桑，这也是冬夜的东大街最有意境的瞬间。

对于东大街，我和很多自小生长在桐城城关的同龄人应该有着近乎雷同的印象。在横跨龙眠河的龙眠桥建成前，东大街基本就是县城最东边了。我上小学时，东大街充满了传奇色彩。那里不仅流传着很多令你惊叹的人物和故事，还有很多令你垂涎欲滴的美食。占据大

街将近一半地面的货摊上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奇食品。有时，我和同学约好一起拥到东大街，只为瞧一眼大街上的食品，还有花花绿绿的各种玩具和小人书……最难忘的事，就是偷偷把家里的大米拿到东大街换糖粑吃。从此，在童年的记忆里，东大街更增添了一份香甜的气息。

漫步东大街，你时常被一种若有若无的独特气味所吸引，这不是我的幻觉，每次穿行其间，这种带有淡淡清香的气味便钻入你的鼻孔，到底是从老街哪儿发出来，至今无解。这个气味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紧紧攥住了你的嗅觉，挥之不去，只要这气味侵袭而来，脑海里不由自主就冒出王安石的诗句：“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”我们现在的居住空间也会弥漫一些气味，然而这些类似化学芳香剂的气味却让你的神经不断地收紧。可是，东大街飘出的这股淡淡的香气却让你的神经慢慢放松，像是在做香氛浴，深入到你的每一个毛孔。清冷的冬夜，淡香氤氲，一点不觉得索然，反增加了一种趣味，你不知不觉陶醉其中，用鼻孔追寻着这股从历史深处飘来的清香，一直吸进骨髓。

现如今，东大街似一位垂暮的老人，昏昏欲睡。冬日的太阳落山不久，东大街便早早进入梦乡，巷子深处断断续续传出一些原居民的呼吸声、咳嗽声，不时还传来孩童的呓语。对于东大街居民来说，东大街的春夏秋冬都已经深深印刻在他们的记忆和梦境中了，无论世外如何繁华，东大街一定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淡然地生活着。东大街的时光很慢，神情落寞。经过一夜的沉寂，东大街伸了个懒腰缓步走出，用千年不变的姿态，注视着稀稀落落的过往行人。他们不紧不慢地打开木门，一边张罗着小店，一边和左右的街坊邻居打着招呼。他们已经习惯这里逐渐被人遗忘，老人们在老屋里慢慢老去，年轻的后辈陆续搬走，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寻觅着栖身之地。

东大街寂静无声，龙眠河潺潺向南流去。

